明詩紀事

嘉靖之季以詩鳴者有後七子李王爲之冠與前七子隔絕
數十年而此唱彼和聲應氣求若出一軌海內稱詩者不忝
李王之教則若夷狄之不遵正朔而幽名者以得其一顧爲
幸奔走其門接袵聯袂緒論所及嘘枯吹生滄溟高亢門牆
稍峻弇洲道廣觀其後五子續五子廣五子末五子遞推遞
衍以及於四十子而前後四部稱中或爲一序一傳一誌者
又不在此數焉此又滄溟所無即李何亦無此聲氣之廣也
蓋弇洲負沈博一世之才下筆千言波譎雲詭而又尙論古
人博綜掌故下逮書畫詞曲博奕之屬無所不通碩望大年
主持海內風雅之柄者四十餘年可云盛矣綜觀七子之詩
滄溟律絕足以彈壓一世弇洲諸體無所不工惜存詩太多

若汰其中駟以下便稱佳集茂秦專長五律公實質美中天
子相于鱗與習氣太甚明卿亦享大年稍研此道而質地未優
若升瑤石少梗於七子之列便可無憾暨乎隨波之流摹仿
太甚爲辭滋多黃金紫氣之詞叫囂亢壯之章千篇一律令
人生厭臨川攻之於前公安竟陵掊之於後遂牧齋列朝詩
集詆諆不遺餘力而滄溟叢矢尤甚且詬病及空同焉余略
爲論列七子之詩派盛衰如此而後來流變之失別具於後
集使論詩者有考焉宣統己酉春仲黔靈山樵陳田

明詩紀事已籤目

卷四

盧柟十六首 廣五子 歐大任二十二首

俞允文十一首 李先芳五首

吳維嶽二首

卷五

黎民表三十五首 續五子 王道行一首

石星一首 趙用賢一首 續五子中尚有朱多煃別見

卷六

屠隆十五首 末五子 胡應麟四首

魏允中六首 李維楨二首 末五子中亦有趙用賢

吳旦十六首 李時行四首 粵人稱梁有譽歐大任黎民表及

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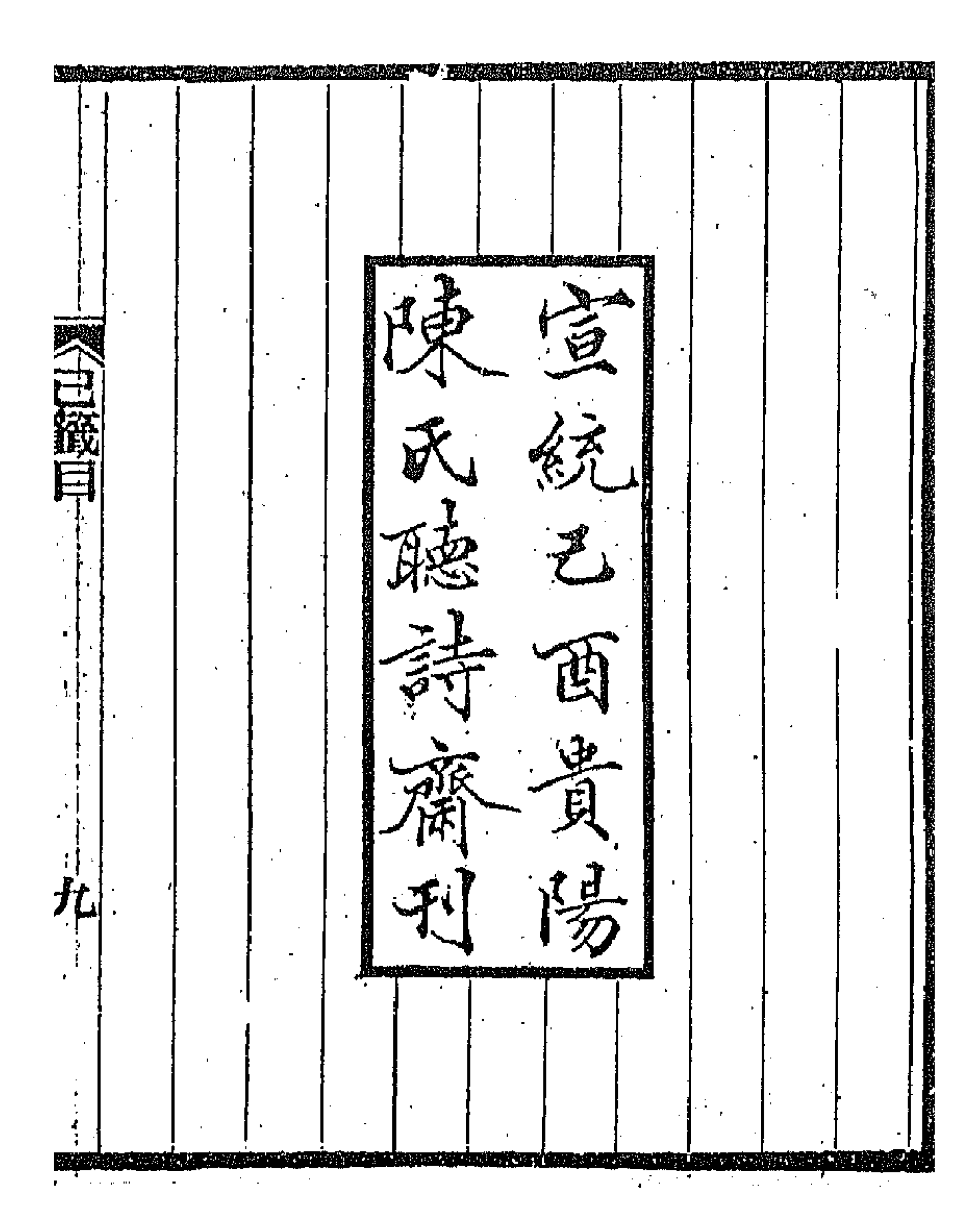
卷十

卷十一

卷十四

卷十八

卷二十



宣統己酉貴陽
陳氏聽詩齋刊

貴陽陳　田輯

己籤

李攀龍八首

攀龍字于鱗歷城人嘉靖甲辰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為順德知府遷陝西提學副使以病歸起浙江副使遷參政擢河南按察使有滄溟集三十卷

四庫總目明代文章自前後七子而大變前七子以李夢陽為冠何景明附翼之後七子以李攀龍為冠王世貞應和之後攀龍先逝而世貞名位日昌聲氣日廣著述日富壇坫遂跻攀龍上然尊北地排長沙續前七子之焰者攀龍實首倡也萬歷間公安袁宏道兄弟始以贋古詆之天啟中臨川艾南英排之尤力

今觀其集古樂府割剝字句誠不免剽竊之譏諸體
詩亦亮節較多微情差少然攀龍資地本高記誦亦
博其才力富健淩轢一時實有不可磨滅者汰其膚
廓擷其英華固亦豪傑之士

槎溪山人史稿攀龍始官刑曹濮州李先芳臨清謝
榛孝豐吳維嶽輩方倡詩社攀龍往與焉王世貞初
釋褐先芳引入社遂與攀龍定交繼宗臣梁有譽入
是爲五子未幾徐中行吳國倫亦入改稱七子諸人
多少年才高氣銳互相標榜七才子之名播天下擯
先芳維嶽不與已而榛亦被擯攀龍遂爲之魁其持
論謂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攀龍才思
勁騺名最高獨心重世貞天下並稱王李其爲詩務
以聲調勝然辭意不能無重複所擬樂府至更古數
字爲己作文則聱牙戟口讀者至不能終篇好之者
推爲一時宗匠亦多受世抉摘云

藝苑巵言于鱗擬古樂府無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
堪與古樂府並看則似臨摹帖耳五言古出西京建
安者酷得風神大抵其體不宜多作多不足以盡變
而嫌於襲出三謝以後者峭峻過之不甚合也七言
歌行初甚工於辭而微傷其氣晚節雄麗精美縱橫
自如燁然春工之妙五七言律自是神境無容擬議
絕句亦是太白少白雁行排律比擬沈宋而不能盡

少陵之變

四溟詩話予客京時李于鱗王元美徐子與梁公實宗子相諸君招予結社賦詩一日因談初唐盛唐十二家詩集併李杜二家孰可專爲楷範或云沈宋或云李杜或云王孟予默然久之曰歷觀十四家所作咸可爲法當選其諸集中之最佳者錄成一帙熟讀之以奪神氣歌詠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得此三要則造乎渾淪不必塑謫仙而畫少陵也諸君笑而然之

筆塵近世王李諸公好古鈎奇各摸擬鐃歌十八曲歷下之詞旨頗近而不能自爲一詞婁東稍脫落卽不甚似然其舊曲之名與其詞不可解者卽二公亦不知也

詩藪嘉隆並稱七子要以一時制作聲氣傅和然其才殊有逕庭于鱗七言律絕高華傑起一代宗風明卿五七言律整密沈雄與可方駕然于鱗則用字多同明卿則用句多同故十篇而外不耐多讀皆只有所短也子相爽朗以才高子與森嚴以法勝公實纇麗茂秦沖和第所長俱近體耳

藝圃擷餘李于鱗七言律俊潔響亮海內爲詩者爭事剽竊紛紛刻鶩至使人厭

馮時可元成選集北地始爲拓至於濟南而極深焉

例模千古無一語不範於硎然興寄劣於氣格神裁遜於軼轍能軼近以比古不能捨舊以即新程涓千二疏弘治諸君子興而詩盛矣質未漓也嘉靖諸君子興而詩又盛矣衰亦寓其中矣過而失也修不及而失也賢

宗臣子相集于鱗七言律渾涵雄深七言絕句推李王可以近之翩翩高舉如翾羽衣霓裳也

鄧元錫明書始元美與于鱗飲濟上濁且蓋于鱗覘元美曰吾與足下並驅中原奈何不更評推所至而令百歲後耳食者孰柔翰雌黃之也元美唯唯于鱗乃言曰王君吾於騷賦求及為爲不讓君吾擬古樂府少不合者君時離之而離者離而合也貨不勝足下吾五言古不能多足下乃多不勝我歌行吾其有間平吾以句若以篇請近體靡不敢者謂絕句不如我妄七言律乃遂過足下一等足下無神境吾無凡境耳元美心服者久之已前謝日吾於足下即小進固雁行也吾歌行句權而字衡之不如子追矣雖然子有待吾無待茲其所以埒歟于鱗日善

耳新濟南七言律觸目見琳琅珠玉政如王謝子弟優者龍鳳劣者虎豹

筆精居緯眞云讀于鱗詩初喜其雄俊多則厭其雷同若雜一首於眾作之中則嬌然特出不翅眾鳥中

一着華矣
國雅于鱗七言面思英發殿調豪邁如入音鳳奏五色龍章閒闊鏗鏘純乎美矣至五言似有不盡然者
堯山堂外紀李于鱗詩多風塵字人謂之李風塵
明詩選陳臥子曰于鱗天骨既高人工復盡如玉出藍田而復過巧匠珠同隋侯而更雕鎪首故過瑕則別有美必雙總其經營反側不輕染翰故能領袖緊倫五古規摹建安以前不減新豐縮造特播陸以後也筆便少未免取境太狹七古實源李頎而雄整過之五律雜出盛唐諸家精工雄渾一字不苟前人所難七律有王維之秀雅李頎之流麗而又加整練高華沈運固為千古絕調絕句詞甚練而若出自然意必運而每多可思照應頓挫俱有法度宋較文日于鱗七絕刻意江常而自出變化無論元美即李何亦為卻步
列朝詩集于鱗高自夸許詩自天寶以下文自西京以下皆不屑吾毫素宦郎署五六年倡五子七子之社吳郡王元美以名家勝流羽翼而鼓吹之其聲益大噪及其自秦中挂冠擕白雪樓於鮑山華不注之間杜門高枕聞望茂著操海內文章之柄垂二十年排服者以爲上追虞姒下薄漢唐有識心非之扳者四起而循聲貫誦者迄今百年尚未衰止要其譏者

可得評隲其倣古樂府謂當如胡寬之營新豐雞犬
皆識其家易五字而爲翁離易數句而爲東門行戰
城南盜思悲翁之句而云烏子五烏母六陌上桑緗
孔雀東南飛之詩而云西鄰焦仲卿蘭芝對道閒影
劉剽賊文義選反論五言古詩曰唐無五言古詩而
有其古詩彼以昭明所謂爲古詩而唐無古詩也則
胡不曰魏有其古詩而無漢古詩晉有其古詩而無
漢魏之古詩乎十九首繼國風而有作鍾嶸以爲驚
心動魄一字千金今也句摭字捃行數墨尋興會索
然神明不屬被斷菑以文繩刻凡鋪爲追蠡目日後
十九欲上掩平原之十四不亦思平俳學爲師封已
自是限隔人代揣摩聲調論古則判唐選爲鴻溝言
今則別中盛如河漢經種流傳俗學沈鋼味者視舟
整之密移愚人求律劍於已逝此可爲歎息者也七
言今體承學師傳百年來推爲冠冕舉其字則三十
餘字盡之矣舉其句則數十句盡之矣百年萬里已
惰瞽出周禮樂官何頌洛誦刻劃雄詞規摹秀句沿
李頎之餘波指少陵爲頹放昔人所以笑撫帖爲從
門指偷句爲鈍賊也耶城出守動曰東方千騎方舟
共截瓶云二子乘舟遊海中丞驄驛騎之號盧江別
驚裂小史之呼投杆會母訶許自天傳粉何郎冠以
矜謂經義筭循援據失當瑕疵既然無庸扶摘何求

天地我輩中原矢口驚騰殊乏風人之致易詞夸詡
初無蘊藉之言狂易成風叫呶日甚微吾長夜于鱗
既致厄於前才勝相如伯玉亦敝揚於後斯文風雅
之下流聲偶之極弊也
靜志居詩話于鱗樂府止規字句而遺其神明是何
異安漢公之金縢大誥文中子之續經乎推相和短
章稍有足錄者五言學步蘇李曹劉如泮宮從何來
焉知非故鄉來者自爲今去者自爲昔若具神理然
新聲者實矣七古五律絕句要非作家惟七律人所
共推心募手追者王維李頎也合而觀之句重字複
氣斷續而神似離亦非絕品元美比之我眉天半雪
至謂文許先秦上詩卑正始還翳遏其實于鱗乃居
之不疑據白雪樓高自位置此時章邱李伯華架插
萬卷書海豐楊伯謙吟精五言體是宜降心相從乃
敢大言謂微吾竟長夜豈非妄人又自詡與元美狎
主齊盟目四溟以兼糠鞭弭左右四溟豈心服乎
詩問王漁洋云明詩勝金元才識學三者皆不逮宋
而弘正四傑在宋詩亦罕其匹至嘉隆七子則有古
今之分矣
蠖齋詩話于鱗自喜高調於登臨尤擅場然登太行
太華山絕頂各四首竭盡氣力聲格俱壯細看四首
景象無甚差別前後亦少層次總似一首可盡

宋犖漫堂說詩古樂府音節久亡不可摹擬王世貞李攀龍及雲間陳子龍李雯數十年間入雲霧如西碑石鼓妄欲執筆效之眞可軒渠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于鱗七言律多至三百餘首只一格調數見不鮮其實工穩華縟自足以鼓吹當代領袖時賢不必譏之太過

明詩別裁歷下詩元美諸家推獎過盛而受之掊擊詆呵叫呶幾至身無完膚皆黨同伐私之見也分而觀之古樂府及五言古體臨摹太過痕跡宛然七言律及七言絕句高華矜貴脫棄凡庸去短取長不存意見歷下之眞面目出矣

田按于鱗七律七絕格調風調不愧唐人惟負氣且狹射洪謝中丞選明詩吳明卿以詩將中丞不由于鱗介紹遂疑其有外交而欲絕之明卿婉轉自訴始得免與謝茂秦論詩不合戲作絕交書極力詆排脫年高坐白雪樓取古樂府一一比擬遂欲度駕古人卒貽後來口實非矜氣之過乎

酬李東昌寫寄白雪樓圖 并序

樓在濟南郡東三十里許鮑城前望太麓西北眺華

不注諸山大河淸河交絡其下左瞰長白平陵之野海氣所際每一登臨儵爲勝觀東昌李使君子木以讀白雪樓集於廣川馬中丞家咄然壯之歸爲圖以寄而攀龍贈焉如此

詩名東郡沈隱侯那復擅奇顧虎頭江湖樂濟有能事畫我山中白雪樓排鼇已驚海色立無乃兼驅蛟蜃遊須臾百里岱陰合咫尺疑聞淸河流華不注山得非雨平陵以西胡獨秋松風似欲卷絹起良久看雲失去留丹靑快意癡如此邸壑過人若即休使君實解郢中調爲爾深知宋玉愁

香祖筆記李按察攀龍白雪樓初在鮑倉店所謂西揖華不注東揖鮑山者後改作於百花洲在王府後碧霞宮西許長史詩所謂湖上樓也今趵突泉東有白雪樓乃後人所建以寓仰止之意非舊蹟也

平涼

春色蕭條白日斜平涼西北見天涯唯餘青草王孫路不入朱門帝子家宛馬如雲開漢苑秦兵二月走胡沙欲投萬里封侯筆愧我談經鬢有華

陳繼儒眉公筆記莫中江云中州地半入藩府李于鱗送客河南云惟餘芳草王孫路不入朱門帝子家可謂詩史而語意含蓄有味 田按遍檢滄溟集無送客河南之作惟平涼詩有此二句考史韓憲王松封國開原永樂之國子恭王沖𤎀嗣時猶大寧三衛地開原遍瘝不可居永樂二十二年改封平涼于鱗此詩乃提學陝西過平涼而作自指韓王事與河南無涉

上朱大司空

河隄使者大司空兼領中丞節制同轉餉十年車國壯朝宗萬里帝圖雄春流無恙桃花水秋色依然瓠子宮太史但裁

溝洫志文人何減漢臣風

堯山堂外紀舊河通瓠子新浪漲桃花元人張仲舉詩也嘉靖中河決徐沛大司空萬安朱公衡排眾議改染新渠百年河患一旦屏息海內名士咸有頌竟李于鱗春流一聯王元美極稱之以爲不可及然實用張語而意稍不同

初春元美席上贈謝茂秦得關字

鳳城楊柳又堪攀謝朓西園未擬還客久高吟生白髮春來歸夢滿青山明時抱病風塵下短褐論交天地間聞道鹿門妻子在祇今詞賦且燕關

明詩別裁誦五六語如見茂秦意氣之高應求之廣

與子與游保叔塔同賦

古塔松臺對寂寥高齋斜日傍漁樵金牛忽見湖中影鐵騎

初同海上潮更倚連城明月動並攜雙劍落星搖若非賦有

淩雲氣筆底天花可自飄

西圍詩塵言吾杭之勝者第知西湖耳季迪送錢塘守潮來兩渡者侵岸日落諸山半入城于鱗登塔金牛忽見湖中影鐵騎初同海上潮殊善寫景色

塞上曲送元美

白羽如霜出塞寒胡烽不斷接長安城頭一片西山月多少

征人馬上看

寄元美

薊門城上月娟娟玉笛誰爲出塞歌君自客中聽不得秋風

吹落小黃河

和聶儀部明妃曲

天山雪後北風寒抱得琵琶馬上彈曲罷不知青海月徘徊猶作漢宮看

王世貞十四首

世貞字元美太倉州人嘉靖丁未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爲山東副使以父難解官起大名副使歷浙江參政山西湖廣按察使廣西布政使入爲太僕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鄖陽遷南大理卿以劾罷官起應天府尹復被劾罷起南刑部侍郎不赴再起南兵部侍郎就擢刑部尚書有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續稿二百七卷

四庫總目自古文集之富未有過於世貞者其摹秦仿漢與七子門徑相同而博綜典籍諳習掌故則後七

子不及前七子亦不及無論廣絞諸子也惟其早年自命太高求名太急虛憍恃氣持論遂至一偏又負其淵博或不暇點檢貽議者口實故其盛也推尊之者偏天下及其衰也攻擊之者亦徧天下平心而論自李夢陽之說出而學者剽竊班馬李杜自世貞之集出學者遂剽竊世貞故艾南英天傭子集有曰後生小子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後四部稿每遇應酬頃刻裁割便可成篇驟讀之無不濃麗鮮華絢爛簃目細案之一腐套耳其指陳流弊可謂切矣然世貞才學富贍規模終大譬諸五都列肆百貨具陳眞僞駢羅良楛雜湇而名材瓌寶亦未嘗不錯出其中知末流之失可矣以末流之失而盡廢世貞之集則非通論也

李攀龍滄溟集元美樂府以擬人語擬時事如舊有之殊見國風非攀龍所及也

藝苑巵言余嘗有漫興十絕其一云野夫興到不復刪大海迴波生紫淵欲問濟南奇絕處我眉天半雪中看

汪道昆太函集元美上窺結繩下窮掌故于書無所不讀于體無所不諳其取材若良冶之操鑄五金所已齊無不可型其運用若孫武韓信之在軍宮嬪市人無不可陳無不可戰

詩數弇州古詩歌行曆所不有亦鮮所不合樂府隨
代遺詞隨題命意詞與代變意逐題新五律宏麗之
內錯綜變化不可端倪排律百韻以上滔滔莽莽杳
無涯際五七絕句本青蓮右丞少伯而多自出結撰
奇逸蕭灑種種絕塵七律高華整栗沈著雄深伸縮
排蕩如黃河溟渤宇宙偉觀又如龍宮海藏萬怪惶
或
藝圃擷餘家兄讞獄三輔時五言詩刻意老杜深情
老句便自旗鼓中原所求滿者意多於景耳青州而
後情景雜出似不必盡宗矣
王奉常集吾兄境雖神詣學以年邵字字快心言言
彼的縱心獨象取材愈博演教彌神或鬼篆蛇文冥
搜六合之外或牛溲馬勃近取咫尺之間離觀則遐
若無闕合之湊泊則天然一色字險者韻必妥韻奇者聲
必調樂府一出必使于鱗匿響明卿竄影宏篇奧句
故是苦心極力之作
王錫爵文肅文草當公少時一二傳士句飣字餖度
不有所震發欲精大力者為幟而以虛聲咸公公稍
矜踔態之不免微露有餘之勢而領建要歸於
雄渾追其晚年悟霜降冰涸之旨於紛鬟紫咸之時
故其詩若文藍脫去角牙繩縛而以恬澹自然為宗
明詩選陳臥子曰元美天思顏傳取材贍博師心獨

運而不累其法擬議眾方而不拖其才篇什之多撫
絕古今足以總衆前英潤澤來者樂府不必盡合古
人甚見才思五古不拘一體新翻疊疊文質相宣擬
古諸篇上追文通下撫君采七律調必流麗對必精
切雅詞深致令人賞心七絕不專盛唐然能意到調
成不傷其氣固是超詣
列朝詩集元美弱冠登朝與濟南李于鱗倡復西京
大歷以上之詩文以號令一世于鱗既沒元美著作
日益繁富而其地望之高遊道之廣聲力氣義足以
翁張賢豪吹噓才俊於是天下咸望走其門若玉帛
職貢之會莫敢後至操文章之柄登壇設坫近古未
有迄今五十年弇州四部之集盛行海內毀譽歛集
彈射四起輕薄為文者無不以王李為口實而元美
晚年之定論則未有能推明之者也元美之才實高
於于鱗其神明意氣皆足以絕世少年盛氣為于鱗
輩撈籠推挽門戶既立聲價復重鐘之登峻阪騎危
牆雖欲自下勢不能也迨乎晚年閱世日深讀書漸
細虛氣消歇浮華解駁於是乎淡然汗下蘧然夢覺
而自悔其不可以復改矣論樂府則亟稱李西涯為
天地間一種文字而深譏模放斷爛之失矣論詩則
深服陳公甫論文則極推宋金華而贊歸太僕之讚
像且曰余豈異趨久而自傷矣其論藝苑卮言則曰

作卮言時年未四十與于鱗譏是古非今此長彼短
未爲定論行世已久不能復祕惟有隨事改正勿誤
後人元美之虛心克已不自掩護如是今之君子未
嘗盡讀弇州之書徒奉卮言爲金科玉條之死不變
其亦陋而可笑矣

王士禎香祖筆記馮元成雨航雜錄云皇甫百泉與
王弇州名相埒時人謂百泉如齊魯變可至道弇州
如秦強遂稱王此二語最是確論

靜志居詩話嘉靖七子中元美才氣十倍于鱗惟病
在愛博筆削千兔詩裁兩牛自以爲靡所不有方成
大家一時詩流皆望其品題推崇過實諛言日至箴
規不聞究之千篇一律安在其靡所不有也樂府變
奇奇正正易陳爲新遠非于鱗生吞活剝者比七律
高華七絕典麗亦未遽出于鱗下當日名雖七子實
則一雄

龍性堂詩話王元美再召入京一時親知出餞置酒
金山醉後有曰送客總歸惟日在遊人欲老奈山何
袁小修最激賞之謂四部中所無妙語讀之信然然
自晚年語耳

明詩別裁弇州天分既高學殖亦富自珊瑚木難以
及牛溲馬勃無所不有樂府古體高出歷下何啻數
倍七言近體亦規大家而鍛鍊未純故華贍之餘時

露茂李

東泉詩話王元美弇州集中擬樂府古題亦多雋句如長歌行逝水但知東逝日但知西人生堅强志乃欲與時違子夜歌雙枕不成起單枕不成眠春風餞冷一煖吹作兩種天俱得古意

發一齊詩話弇州琢練似遜于鱗然氣力較閎大逕掉較變化

田按弇州天才雄放雖宗李何成派自有軼足迅發不受羈勒之氣古樂府變尤得變風變雅遺意觀其自述云擬樂府者或舍調而取本意或舍意而取本調甚或舍意調而似離之姑仍舊題而創出吾見六朝浸淫以至四傑青蓮俱所不免少陵杜氏乃能即事而命題此千古卓識也又云偶有所紀被之古聲以附於寺人涂婦之求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自來擬者倘古必味於轍踐迹鮮通於方作多歷倘變好我轡陶以新非附古調以雅詞雜補思縱使有轍可循決非無爲而作七子論詩斷自大歷以上故弇州於張文昌白樂天樂府僉不齒及既晚年論定於茶陵樂府且肆肆不置此中甘苦非濟南所得知矣

江陵伎人子𢫎袂作啼聲家家叉簾立送王上臺城解一王欲
別太姬門前黃紙催出亦以徘徊入亦以徘徊解二王大臺城
後不省作悲啼糚臺鉛粉嬌別接治遊兒解三朱門一家哭萬
家得安宿一家亦不哭太姬方啜粥解四門外雙烏栖啞啞枝
上啼官今當大赦不願赦王歸解五二十四皇孫譬如兩㒓樹
一半枝撐天半不知斷處解六

田按江陵伎詠遼王憲㸅事也憲㸅遼簡王六世孫
沈湎荒淫㸌於文墨時時作豔曲以鳴得意會永陵
好道亦假崇事道教得賜號清微忠孝真人並賜黃
金印法衣法冠遇人家設醮親來上章每出以妓女
數十導從行珠翠成圍醮畢主人獻金錢或餽酒食
無論多寡悉款納之稍意豐殖恣行漁獵於其國國
人苦之凡宗儀有犯者笞辱之必索賂而後已貧者
不能得賂則幽囚之或致死惡名傳四方遂有鞭死
荊州庫吏雷大夏事隆慶元年青陽人施篤臣自工
部郎來爲荊州分察使榜諸門曰有怨遼王不法事

者許不時陳狀諸宗儀輻輳施門而投之牒施爲人險賊皮一雷大夏事未足傾一王國乃詭摭其不軌事數揣密揭之巡按御史陳省陳鄖日奏之下法司議遣刑部侍郎洪朝選詣荆州按驗時江陵爲次揆故有憾於遼洪承江陵指鍛鍊其獄人告得旨廢爲庶人安置鳳陽高牆國除憲㸁日盡一猶易米以自給尋死時謂憲㸁少年所爲蕩然不軌淫黷貪恡恣睢椎埋事多有之事皆在赦前第晩已不能近婦人者業二十年且折節有司國無護軍其反謀何自而起即暫廢其身須之悛而復其國如萬歷間處代府事足矣而施與洪務爲深文致餒六王之鬼誠爲過當云弇州此詩一半枝撐天一半無發處蓋傷之也

將軍行

婁豬何爲龍頭角故不分貪狼長百獸那不食其羣有何短老公自稱大將軍從兵三十萬華蓋若飄雲尺一丹稜篋細刺蛟螭文一署臣某字直入銅龍門怒開青天笑雷公不得闖碧眼雙胡兒慣騎大宛駒與公同臥起獅髮貂襜褕朝令

謁天子齎令拜單于單于開篋看中有尺一書織成紫瓈瑜
恰恰猰貐廬屏毗賁金造密嵌珊瑚珠團龍五色帛百匹爲
一角單于大懽喜親爲割肉炙小婦彈琵琶大婦奉羊酪手
取一束箭盟文何錯落爲語而將軍物微意不薄箭鏃但相
近各各相引御歸還告將軍將軍大懽喜今年爲御去好復
開茅土幕府上功簿兩胡對金紫鬼伯何催促將軍向蒿里
殿𥵛一夜雩華堂遍判杞翩翩執金吾緹騎類貔虎急爲發
其私丞相下御史支磔將軍骸分梟十二邊車裂兩胡兒剉
肉施烏鳶紅顏夫人婦懸首映旌旗白面羽林郎含咽向重
泉小女配人奴歌舞侯家筵田園億千疆各自稱新阡生爲
衆人恨死爲衆鬼憐

徐學謨世廟識餘錄大將軍仇鸞病疽甚疏請與疾赴軍會宣府薊鎮警報日急兵部尚書趙錦願親往代鸞督戰帝謂本兵不宜出詔鸞還勅印鸞聞命驚惶尋卒大學士徐階因疏鸞生時通虜誤國狀帝命掌錦衣衛事都督陸炳密訪炳素惡鸞常使人微伺鸞動靜及其左右用事者錄兩之奸恐知之鸞且死前一日炳欲發其事恐按驗無實乃陰令人誑鸞家丁時義侯榮令亟逃虜中避禍不然且擒義等信之各逃至中途炳遣人邀縛之乃悉發鸞初鎮大同與虜通要約遺虜貨幣諸物虜亦遺鸞箭蘇持此為他日不犯大同信契義等各承遣往來今概事發逃入虜中欲何引人犯狀具以上聞帝怒令法司議罪法司奏當鸞謀反律得旨剖棺斬首梟示九邊父母妻子及時義侯榮皆斬妻女孫發功臣家為奴財產沒入官

田按仇鸞私通俺答致寇不犯大同直犯京師以賊遺君父其罪大矣王鴻緒史稿敘鸞事於仇鉞傳後厥後明史成刪去此傳田謂鸞與嚴嵩相結納傾夏言曾銑當附傳於嵩後入奸臣傳網漏吞舟此史臣之責也錄弇州詩附見於此

袁江流鈐山岡當廬江小吏行

湯湯袁江流巀嵲鈐山岡鈐山自言高袁江自言長不知何
星宿獨火或貪狼降生小家子爲災復爲祥瘦若鶴雀立步
則鶴昂藏朱蛇戢其冠光彩爛縱橫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
章十五齒邑校二十爲鄉書三十拜太史屹屹事編摩五十
天官卿藻鏡在留都六十登亞輔少保秩三孤七十進師臣
獨秉密勿謨八十加殊禮內殿敕肩輿任子左司空孽孫執
金吾諸兒勝拜跪一一賜銀緋甲第連青雲冠蓋羅道途僕
直不復下中禁起周廬涼堂及便房事事皆相宜文絲織隱
囊細錦爲牀帷何方鑄精鏐胡盌杯盂籠雕盤盛玉膳黃票
封大禮五尺鳳頭尖時時遣問遺黃紱團蟒紗織作自留司
匹匹歷紗銀百兩頒有餘煎作百和香染爲混元衣溫涼四

時藥手自劑刀圭月月報薄蝕朔賀當暑郝但臥不必出稱敕撰直詞御史與莫尋緹騎勿何誰相公有密啟爲復未開封九重不斯須婕妤貼當胸密詔下相公但稱嚴少師或字呼惟中縣官與相公兩心共一心相公別有心縣官不可尋相公與司空兩心同一心司空別有心相公不得尋昔逐諸城羣貢冠歸田里後詒貴溪夏朝衣向東市戈予生磬咳齋粉成睚眦朝疏論相公箠榜夕以至衛忤縣官生不忤相公死相公猶自可司空立殺爾凌晨直門開九卿前白事不復問詔書但取相公旨相公前報言但當語兒子兒子大智慧能識天下體九卿退不能答次且出門去不敢歸其曹共過城西邸司空令傳語偶醉未可起去者歸其曹留者當至未九

卿面如土九卿足如杌為復且忍饑以次前白事司空有得

色相公直盧喜司空稍囁嚅相公直廬惡不復問相公但取

司空旨縣官有密詔急取相公對相公不能對急復呼兒子

兒子大智慧能識天下體一疏天怒迴再疏天顏喜九邊十

二鎭諸王三十國中外美遷官大小員數百各各貢金鑄一

一千金直南海明月珠于闐夜光玉猫精鴉鶻石酒黃祖母

琭紅紫青靺鞨大者如拳蘇薔薇古剌水伽南及阿速瑞腦

眞龍涎十里爲芬馥古法書名畫何止千百軸玉躞標金題

煌煌照箱籠妖姬回鶻隊隊皆殊色銀牀金絲帳玉枕象

牙席杳杉平頭奴綵勝雙蹴踘酒闌呼不見潛入他房宿生

埋馮子都爛煮秦宮肉生者百叢花死者一叢棘近郎龍牀

底遣至陰山後凡我民膏脂無非相公有義兒數百人監司
迫卿寺以至大節鎮侯家并戚里逶迤洙泗并粲粲西京手
老者相公兒少者司空子謂當操鈞柄天州俱長久御史上
彈章天眼忽一閃詔捕少司空究贓諸贓罪三木䵷赭衣炎
方禦魑魅金吾一孫戍餘者許歸侍意猶念相公續稟存貺
計舳艫三十艘滿載金珠行相公船頭坐誰敢問譏征嘯傲
鄱陽間足詒富家翁司空不之戍還復稱司空廣徵諸山村
起築冢紫宮募卒爲冢衞日夜聲洶洶從奴蹋邑門子弟郡
國雄不論有反狀訛言所流騰宗社萬不憂黔首或震驚御
史再發之天威不爲恆御史乘飛檄捕司空至京司空辭相
公再拜泣且絮今當長相別兒不負阿父相公心自言阿父

甯負汝不識一丁字束髮辟三府月請俸奪冠服亞汝父汝父身不保安能相救取重懲監行客少入別諸姬歸者吾而配不歸而鬼妻諸姬心自言司空何太癡歸者吾而配不歸人人妻還撫諸兒郎阿爺生別離金銀空饒積高與鈐山齊不得鑄爺身及身身始知兒郎心自言阿爺何太癡有金兒當死無金兒自支監行兩指揮各攜鐵鋃鐺程程視浚寢步步相扶將有酒强爲歡無酒夜徬徨秋官爰書上頭刻飛騎傳一依叛臣法砥死大道邊有尸不得收縱施尋鳥鳶家貲巨千萬少府司農錢上賓入尙方中寶發助邊不得稱相公没入優老田片瓦不蓋頭一絲不著肩諸孫呼賤更夕受亭長鞭僮奴半充戍餘者他州縣夜半一啟門諸姬鳥獸竄

里中輕薄子媟昵在兩腋相公逼饑寒時一仰天歎我死不負國奈何坐見叛傍人為大笑唶汝一何愚汝云不負國國負汝老奴誰令汝生兒誰令汝縱臾誰納庶僚賄誰朘諸邊儲誰僇直諫臣誰為閑佞訣誰仆國梁柱誰翦國爪牙土木求神仙誰獨稱先驅六十登亞輔少保秩三孤七十進師臣獨秉廊廟謨八十加殊禮內殿敕肩輿任子左司空孽孫執金吾諸兒勝拜跪一一賜金緋甲第連青雲冠蓋羅道途以此稱無負不如一斐豬食君圖中料為君充庖廚以此稱無負不如一羖羝食君田中草為君禦霜雪以此稱無負不如鞲中鶻雖飽則掣去毛羽前嚙抉以此稱無負不如鼠在廁雖有小損傷所共多污穢相公寂無言欻且復傍徨頰老不

能亦淚老不能雁生當長拖面何以見穹蒼死當長拖面何以見高皇殯用六尺棺殯用七尺棺黃腸安在哉珠襦久還官狐兒求稱尊一邱不得安爲子能負父爲臣能負君遺臭污金石所得皆浮雲

田按元美父忬薊遼總督忬以分宜陷死考其搆禍之由元美爲刑曹郎故與分宜父子善每與嚴世蕃宴飲輒出惡謔侮之已不能堪會王弟敬美繼登第分宜呼諸孫切責以不克負荷詭諸之世蕃益恨望日譖於父分宜遂欲以長史處元美賴徐華亭力救得免楊忠愍之死元美兄弟經紀其喪甚父子大恨後嚴氏搜括海內書畫元美家故有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嚴索取王以臨本與之嚴賞客出此圖賞玩客指摘爲贋本世蕃大慙怒會唐荊川閱兵薊鎮譏切一卒不練及寇由潘家口入京師大震帝怒分宜從旁慫㥚之遂置忬重辟元美鈐山岡詩可以怨矣

鈞州變

富貴且莫求貧賤且莫憂奉君一卮酒為君奏鈞州鈞州先
王日恩寵冠諸侯斗大黃金璽員人刻上頭下令黔黎伏上
用神鬼愁後宮五百人一一玉搔頭工作倖倚方永巷擬長
秋杖馬不足譚八公日從遊守令惕惕來白事長叩頭御史
昂昂來旬月論為囚數極終有歸禍至不自謀急風掇破檣
天火燒枯桑前人拙棟去後人厭空房可憐少年子急利好
兒郎深宮不足居要走高皇鄉紅粉厭為土改作估客裝諺
稱平陽騎去狎秦淮倡秦淮歡不足邏騎忽縱橫旦夕長安
道冠蓋鬱相望中坐中貴人貂璫金左璫先收員人璽後奪
諸王章昔日甘泉殿千里君咫尺今日未央門一叩不復得
手種桃李花須臾變荊棘投書太保府行金丞相宅但進不

復論杳如海沈石四門陳刁斗聲令心腸坼雞犬寂無聲幸
弄爭逃匿掩泣復沈淪酒謂衆夫人昔忝千乘主安能辦腳
輪誰言乃公勇千載不復晨但沒從我去存者他人親華谷
慨起舞虞姬裂前陳急風獵破檣嘶不餒餓鱗天火燒枯桑
女蘿亦見焚引頸各高懸舉宮向沈淪我欲覓此曲曲罷涕
泗迸日月與雷霆往往任高天

沈越嘉隆聞見紀嘉靖二十八年八月詔廢徽王載埨爲庶人自殺初王國開封鈞州先恭王厚爝殺知州巡按御史劾之上謂御史私庇其屬逮詣京廷杖之及王即位謂帝之庇我乃益橫日嗾護衛卒搜羅士民家腴善田園奇木異石輒占取之女子端麗者强舁入府爲宮婢不可則以予衛卒小有過輒箠死或生啖虎豹或生盡棺中燎熱死痛哀聲徹道又庇其伶人使淩轢縉紳又挾諸客徵行鳳陽留都素好方術士煉女癸爲鉛服之云能延算時有梁散人以羽客出入王門下知上好方術乃竊王鉛走京師貢獻上

服之上喜復紫鉛散人不能繼貽書求王王謂吾鉛嘗自獻何爲假彼市寵也乃不與散人御之一日上從容問散人陶遊徽邸知王何似散人前卻奏曰日者猶未諳事自遊留都還則大曉暢上愕然自是疑王而州民耿安有女在王宮被箠死燬其屍安痛女非命走京師上變告王謀不軌且指其潛窺留都鳳陽睥睨非望及諸罪狀下河南撫按勘覈不安上怒命削爵爲庶人禁錮鳳陽巡撫都御史潘恩不等率眾闔王宮王懼命妃妾四十人俱麗粧自經王亦經死貲貨俱沒入官先是王庭鐘鼓自鳴後苑見羣羊入沒占者知其爲亡國兆云

楚愍王

楚愍王坐武昌金瓶酒寒夜未央中絃調移角奮揚鐵椎交飛血縱橫可憐王匣黃金肽不得全顱置中央太子距踊不下堂美人如花列兩行含辛飲淚娛新王焉用辦棘茨垣牆御史來鼓彭彭黃紙當頭檻車迎長安大人食梟羹食梟羹

語梟子而梟之父亦如此

世廟識餘錄楚世子英燿楚王顯榕長子也狎比羣小徐景榮劉金楊恭等淫縱不法先以閨奸宮人力三兒事覺楚王錮三兒而杖殺其所使陶元兒等英燿恨之二十三年端午日王徵酒觀龍舟呼樂婦來么兒侑觴英燿見而悅之令劉金潛納之別館王知之復欲杖殺金金大恐痛與景榮恐等乘間白英燿日王怒甚且欲廢立不如先發英燿遂謀以次年上元邀王賞燈因舉事及期乃集其黨山堯謝六兒張六等歃血盟分執銅瓜木梃蒙以面具伏紅照堂後約舉砲為號部署定日甫中王至武岡王亦至乃款武岡王於西室酒數行舉炮六兒首以銅瓜碎王腦堯等椎梃亂下立死武岡王聞反往救亦為亂梃所傷王既弑英燿怒未已令六兒以鞭鞭王尸翌日乃殯用長史孫立承奉張慶王獻等謀以中風暴死訃於鎮守撫按三司而禁武岡於別室王從者朱貴以扶門出告變鎮撫等官具以狀聞奉勅削英燿位號收其冊寶拘之驅城令法司集廷臣雜議讞入命斬之於市焚棄其屍不許收葬徐景榮等後亦處死學謨官楚久嘗聞通山中尉華墻言大抑興國史同惟鞭屍之說似獄詞文致至顯榕之無禮於其子亦非

入情每見英燿倜服解衣輒令跪伏泥淖中必汙壞而後已其積習已非一日其後愛姬王氏復生幼子駿駿有奪嫡之勢當是時非英燿弑父則顯裕殺子抉不相容衽席之禍一至於此

石頭變

百鷙能擊鷹百蝗能嚙虫石頭眾兒耶晨起各洶洶動足扶老拳立蹴肥司農可憐肥司農七尺氣如虹小如一狐雛引脰懸高空撈搯大司馬蒲伏中山公傷立羣公卿鼠竄血肉中九日不解甲十日不開營金帛綑載來坊市無人行貲紙詔書下朝鼓何臉臉赦諸軍罪追奪司農名司農孤櫬歸兒女泣吞聲諸軍懽呼散大酒肥羊饗殺人不抵償不追首事蹤司馬不俐官中山不俐封揚揚眾公卿還復休其官弱者餓欲死強者醉罟天時無貿六淮安知散財結少年

支大綸永陵編年史國家京衛卒稟視外衛獨豐有室者有口分後議損折值五之一侍郎黃懋官背欺日四十八衛卒乃不敢攖二十七侵爲用是亢食番爲哉於是故爲哉抑既革口分米又經歲殿殿不時給而受稟者逃小盡即損三斗其死亡者嚴殿虛冒罪其伍長故事發稟不踰五日先期下關符是月餉望關符米下且議先發半稟折值諸卒忿孝陵尉周山等倡亂日晡入城分布諸要路遮留諸操卒圍懋官第索懋官挾死舁至大中橋縛之坊射之會新江口操卒聞亂亦擁入四掠商民突入廠欲刺守備不得戶部諸大臣諭之不聽誠意伯劉世延禁之稍戢乃議發賑人一金始散都督密捕周山等二十人送刑部收訊事聞帝日營卒圍逼部臣必有不得已者守備諸臣鈐戢何在營卒爲首者摘治餘姑貰之復以周山等三名斬首餘發戍邊

尚書樂

揚翠眂曳金支馬駮騀車逶迤手將兩黃鉞大者誅二千石小者僇偏裨九卿班餞日晻曖相君眂眂前致辭尚書行出

師樂哉尙書奈樂何解一所過二千石喪魂魄日夜齎壷稱觴食貴金如山莫譃訶嬲女對對嚬青娥同鵲小隊桃葉歌中丞華觴舞迴波樂哉尙書奈樂何解二大宛騘珊瑚鞭天火繡毯當胸盤麒麟玉刻稱腰圓珍怪百寶裝千船廚撥三尖向青天九卿班迎哺不得前相君眤眤前致詞中官黃紙紛而馳尙書告班師樂哉尙書奈樂何解三胡賜尙書夕讌尙書尙書第中錦不如檀牀八角垂流蘇紫衣屏息趼街衢欲進不進足次且左右十二波斯胡平頭奴子貂襜褕醉者不下公侯車樂哉尙書奈樂何解四雲龕辭天雨洗白日詔收尙書下請室俯之歸一官不得着昔來一何駛今歸一何疾念欲乘柴車病不得驅欲呼估客舟估客不肯相於媍女許扇小兒

拍手揶揄道逢九卿睥睨之謁辭相君相君新門十二亞東流之水西飛鴻昔日父子今華戎樂哉尙書奈樂何解五

田按此爲趙文華作也

太保歌

北山虎而翼南溟鯨而爪生世不諧錦衣帥作太保太保入朝門緹騎若雲屯進見中貴人人人若弟昆太保從東來一步一風雷行者闢入室居者頷其頦太保賜顏色黃金立四壁片言忤太保中堂生荆棘緹騎走八方方方俱太保太保百億身所至倏如塒雞鳴甲舍開爭先衆公卿御史給事中不惜稱門生懽飲丞相邸刻臂爲父子生非眞骨月子貴父不喜但呼太保名能止小兒啼鬼伯一呵遮荷索便相催縣

官爲震動急勅治喪事少府發金錢東園給祕器後帥朱都督特遣護其家起冢像陰山肩扇插雲霞弔客雖以繁不及賀者多可憐堂中哭不勝巷中歌今皇帝時御史白發陰私稱詔籍家財金寶盡流離妻子逐歸故郡兄弟作長流家人大小鼠竄不識作俘囚賜冢踏爲田松柏摧爲薪已無牛羊地可上何云近前太保嗔金雞鼓兩翼萬戶初帖席士馬行不得萬人各加額有權勿遽歡無權勿終酸無權保廬井有權不保七尺棺我歌太保歌貴者歷其辠已令前人後人笑莫令後人笑後人

施閏章愚山集陸炳傳炳少以力幹強敏稱登武舉襲官千戶世宗幸承天至衛輝行宮夜火炳獨排闥負上出火中駕還加都督掌衛事炳爲人雄黠多智能伺上意得暱貴加少保太保兼太子太傅遷用衛

士緹騎皆京中大豪多布耳目所睚眦立碎都人貴
滿萬以下伺其細故輒收籍之亡遺者至所任耳目
諸豪小有犯亦即置之死而炳方得幸言無不從諸
豪夕趨走麾下朝拔置同列亦皆畏而爭趨之衆為
用炳勤於侍衛數星出入與嚴嵩及上所親幸司禮
中貴黃錦結婚姻盤據相連炳益遴驍騎七千人別
置裨將領之所召募畿輔秦晉梟桀子弟以千計鮮
衣怒馬仰度支者十五六萬人兵部持其籍仰屋歎
而已是時方鎮督撫大臣納賄恐後給事御史自詭
門下者亦十之三四炳所蓄金寶珍異億萬甲第十
餘所姬妾綺紈珍玩供帳不移而具惟意所適莊田
店肆江南楚越處處有之歲出饒遺政府中貴人亦
以萬計中外彌縫以故人畏其威名至稱陸氏以止
小兒啼終嘉靖之世亡敢發者炳卒上痛悼贈忠誠
伯賜謚祭葬穆宗即位御史張守德論炳請追戮炳
尸乃削爵籍其家

謝生歌七夕送脫屣老人　謝榛

長安送別今七夕北斗卓地銀河昃此時痛飲不快意青衣
行酒無顏色嗚嗚擊筑為秦聲和以短鋏霜縱橫大白入手

衛荷驚慷慨為爾歌平生謝生長河朔奇筆破萬卷日月縱
遊遨乾坤任偃蹇開元以來八百載少陵諸公竟安在精爽
睢然付元氣骨格已見沈滄海先朝北地復信陽一柱不障
東瀾狂人握隋珠戶和璧及吐中夜無精光謝家一瓿椒漿
水晨興自薦開元鬼俯仰留教俗子竊聲名肯傍賢豪起妻
孥生計環向愁掉頭且吟五嶽遊青春斷不淹富貴白眼何
以于公侯趙王自是平原君玳瑁珠履三千人生衣短衣巾
角巾握管從容躡上賓從此王名賢好士獨遣往往成清醴
座中誰出東門右海內願為公子死生豈不戀王家濡醍醐
忍為轅下駒仰天大笑失所向忽復束書來帝都帝鄉雲靄
接九衢委巷獨滿轔公車劇談麈尾擊唾壺甄中欲探一錢

無其時廬桐下潛獄白雪無功白雲辱九歌草就人不知生
地手持向人讀讀之未竟淚簌簌清霜倒飛鬼神哭貂衣使
者從天來幽谷煖吹鄒律灰懽聲欲動黃金臺朝爲俘囚夕
貴客生言於桐何有哉憶初識爾崔都尉何人不惜回天勢
誰淚時存爾汝交酒盞肯及縣官事乃知豪傑無不可嬰兒
世態狎乳虎片語能令萬衆歸雄心直向千秋吐生今去余
向何所生不在天之上地之下前不值古人後不值來者縱
無長繩繫汝足安能一揖輕相舍爲言聚散等流萍貫月查
來可暫停明年牛女橋成夜指點依稀見客星

田按元美傾倒茂秦如此後來論詩不合痛加詆訶
非其實也

後圍碁歌贈李時養

燕中國手顏子明十年坐制中原盟永嘉鮑故前輩句踐自老江淮兵橘叟銜龍壁空去卻墮燕中小侯里人言兩雄不並立何得生顏復生李李郎十指如懸槌欲入顏壘張李旗攻瑕斗合魚鳥陣拾子俱成龍鳳飛拂衣遂走東南天一枰所指前無堅三吳老將盡披靡何況紛紛諸少年二月桃花閉門雨隱蘿對君聊手語思劇憑摧石畔柯狂來不惜山陰墅吾家積薪吾所師安用駕汝低頭爲燕公席上聞新偈敵手人人知不知

田按明初國手稱江陰相子先鄞人樓得達永樂時錦樹山人錢仲益在翰林成祖稱爲碁仙正德中李文正楊文襄爲莊簡皆好奕四明范洪見重於諸公洪之後有永嘉鮑子明弇州詩所謂永嘉鮑生奕者師十七人中稱國手丁卯樹頭遇楊相着甚文章呼小友也嘉靖時子明同郡李冲晚出與鮑雁行周源

又晚出於李徐希聖又晚出於周惜早死吿駸駸角
鮑者也此所謂永嘉派也婺汪曙不及鮑者一子程
汝亮晚出勝之而亦蚤死此所謂徽派也顏倫善決
局不差一道足迹遍天下無能當者而李爺時發晚
出遂與之角倫護名不復肯應乃游吳中此所謂京
師派也萬歷時閩有陳生蔡生越有岑生揚有方生
新安有方生呂生六合有王生王足迹遍天下幾無
橫敵此後吳與又有范生周生永嘉有鄭頭陀而技
俱不勝王謝在杭五雜俎所謂六合小王近日稱第
一手者也時養以藝游弇州兄弟間弇州為作奕旨
奕問復為歌行以張之小美亦有贈時養詩附錄於
此君不見永嘉鮑生擅奕棋弱冠見賞揚少師至今
江左傳奇事技頗不辱賢豪知後來顏生稱對壘餘
子紛紛難等期李生晚自燕臺至妙解直與顏相持
自言三載渡淮後方幅所遇無落籬嗟我生平好奇
士眼中往往多長技二十會逢顏子明三十還交永
嘉李祇言南北終雄據豈料人才能後起壘中少年
誇善奕為我戲賭山陰墅一夫命中勢莫當百戰技
窮心欲死草堂日午簾櫳清看生落子譁無聲巧如
飛猱集樹杪捷如逸騎追奔星隱如遊龍臥碧海動
如健鶻搏蒼冥低昂萬態呼吸盡意氣干赦縱橫生
乃知供奉積薪輩藉藉人耳非虛名李生李生眞國

手顫今老矣鼬骨朽天下英雄惟使君須防年少生人後吾兄自是人倫表爲生品第生知否與生共駐三千春夜夜敲枰復呼酒

西城宮詞

芙蓉新樣紫霞冠細擁珠琲小鳳團一片香煙籠裏出玉眞朝罷簇迴鑾

新傳牌子賜朝容第一仙班雨露濃袋裏相公書疏在莫教香汗溼泥封

田按弇州袁江流云相公有密啟爲復未開封九重不斷須娃好貼當胸西城宮詞云袋裏相公書疏在莫教香汗溼泥封永陵移居西苑以嬪御掌朝奏即此二詩可見

色色羅衫稱體裁鋪宮新例一齊開菱花小樣黃金合昨夜眞人進藥來

兩角鴉青雙餙紅靈犀一點未會通自緣身作延年藥憔悴

春風雨露中

野獲編嘉靖中葉上餌丹藥有驗至壬子冬命京師內外選女八歲至十四歲者三百人入宮乙卯九月又選十歲以下者一百六十人蓋從陶仲文言供煉藥用也其法名先天丹鉛云久進之可以長生弇州宮詞所云靈犀一點未會通又云只緣身作延年藥是也

貴陽陳　田輯

己籤

謝榛二十三首

榛字茂秦臨清人自號四溟山人一號脫屣老人有四溟集三十卷

藝苑卮言謝茂秦曳裾趙藩貴謝崔文敏銑崔有詩贈之後以救盧次楩北遊燕刻意吟詠遂成一家句如風生鳥馬間又馬渡黃河春草生皆佳境也其排比聲偶為一時之最第興寄小薄變化差少僕嘗謂其七言不如五言絕句不如律古體不如絕句又謂如程不識兵部伍肅然刁斗時擊而寡樂用之氣又如大官舊庖為小邑設宴雖事餖非奇而餖飣不苟

海岳靈秀集四溟詩法盛唐而氣格不逮

蘇祐穀原文草謝子五言律詩讀而愛之雅稱作者

詩藪茂秦融和所長近體

四溟詩話濬人盧浮邱豪俊士也負才傲物人多忌之曾以詩忤將令令枉以疑獄幾十五年不清余憂其才且憫其非罪遂之都下歷於公卿間暴白而出之因感懷詩云長存排難意遂有泛交情以示比部李滄溟滄溟日數年常聞高論皆古人所未發余每心服可謂知已而亦以爲泛交之流耶指其詩而領之者再大司徒張龍岡過南都謂諸縉紳曰四溟子以我輩爲泛交可訝也余聞二公之言心甚歎然夫盧生得免予頗少遂作詩自況偶得之耳二公護之其亦孟子所謂固哉者歟

潘之恒亘史趙王雅愛茂秦詩從王而王客之鄭若庸得竹枝詞十章命所幸琵琶妓賈抑度而歌之萬歷癸酉冬茂秦從關中還過鄴偕若庸見王王宴之便殿酒行樂作王曰止命維瑟以琵琶佐之聲繁屏後王復止衆妓獨奏琵琶方一闋茂秦傾聽未敢發言王曰此先生所製竹枝詞也譜其聲不識其人可乎命諸妓擁賈姬出拜光華射人藉地而竟竹枝十章茂秦謝曰此山人鄙俚之辭安足污王宮王齒請更製竹枝詞以備房中之奏王曰幸甚茂秦老不勝酒醉卧山亭下王命姬以在代薦承之以脈明月上新竹枝十四閣姬按而譜之不失毫髮元夕便殿奏技酒閣送客郎盛禮而歸賈於邸舍茂秦載以遊燕趙問踰

三年至大名客請賦游詩百章至八十餘投筆而逝
乙亥之冬月也姬卒二子奉柩停大寺之旁每月採
琵琶六曲歌茂秦竹枝詞必慟絕而罷已乃以千金
裝付二子歸葬自破樂器歸老於闤闠間後三十年
客訪昔猶寺中寺僧猶能道其遺事

明詩選陳卧子曰茂秦沈鍊雄偉法度森然眞節制
之師也茂秦地位于鱗之下徐吳之上完美許其所
製最當而未免以蕭朱之嫌左袒濟南抑之太甚此
文人之交不足重也宋轅文曰茂秦五言律似勝諸
名家然句法篇法未免束縛神情不能出四十字外
此其所以不及也要之空同大復昌穀于鱗外亦無
其倫李舒章曰茂秦詩神簡健發如摩天俊鶻再擊
必中

深園風雅四溟攬景尋事絕去凡近一步一趨深合
軌度

列朝詩集茂秦今體工力深厚句響而字穩七子五
子皆不及也

靜志居詩話四溟布衣高論不屑同社所安歷下遺
書絕交曰豈其使一眇君子肆於二三兄弟之上迹
其隙未交乃因明卿入社四溟偷以冀士由是布惡於
衆元美別定五子遂削其名故四溟賦雜感詩有柰
何君子交中道兩棄置之句亦可惻矣歷下有言眇

君子雖耄而稱舉猶存則亦未嘗深絕之特明時重資格於章服中雜以韋布終以為嫌爾四溟論詩云平順卻難嶮巇易斤斤局守格律尺寸不踰有儁句而乏遠神有雄句而無深氣或謂勝弇州之汗漫然弇州才大如曹孟德放蕩無威儀矣時頭沒杯案不失為英雄四溟詩格雖工特公孫子陽之修飾邊幅僅堪作清水令耳

龍性堂詩話茂秦今體節制精嚴中神采煥發詞壇之李臨淮也

明詩別裁四溟五言近體句烹字鍊氣逸調高七子中故推獨步

蓮一齋詩話謝茂秦五律堅整如城苑然唐調然終以有心為之非其至也

東泉詩話茂秦有雪夜過于鱗適已醉卧因留宿作中云太白醉眠呼不起燕連眠就卻空來蓋二人隙末之由所謂文字生瑕疵者

田按弇州卮言評五子詩多有溢美惟評茂秦詩至當不易大抵以聲氣合者語多假借惟於茂秦始合終離故公論出耳茂秦之見拒於王李以論詩不相下觀于鱗與顧季狂書云季狂書述僞然吳中名家而生平推重惟元美一人何至如茂秦生遇不佞不仁之甚也弇州四部稿有與宗子相書云盼君子竟

不爲我和五子詩又明卿自邵武還投書茂秦並汪
中丞玉卿意欲招定居閩越茂秦答詩云延士堪爲
主移家豈在人漁樵今自適龍鳳古難馴茂秦倔强
差足爲布衣吐氣

李子田有事代州聞虜犯羊防口愀然歸縣賦此寄懷

遷客復行役翩翩向代州塵飛隨宦轍雲暝結邊愁歸鳥異
鄉樹悲笳何處樓黃花老山縣相待幾枝秋

送黃隱君南歸

黃生久不見一見即言歸落葉世情薄浮雲生事微潮聲隨
晚櫂江色照寒衣還醉甫中酒春風自掩扉

留別接上人

相逢正秋雨春雲復來時信宿能分榻虛懷且愛詩曇雲甯
有色祇樹豈多枝別路聞鐃磬斜陽去馬遲

章行人景南將發潞河追送值雨夜酌舟中

送送意不極悠然下薊門海天低雨色沙浦上潮痕返棹期何處留君復此尊燈前待明發心曲坐相論

冬夜昭覺禪院示萬燈上人

萬衲燈前補天寒霜滿庭不眠中夜偈早起半函經慧力劃諸障禪心通百靈臘同祇樹老春雨又青青

赴石門峽

石門西去道煙色樹冥冥秋草地全白夕陽山更青間蟲驚節序立馬問邊庭潦倒遲詞賦徒慙兩鬢星

暮秋同馮直卿秦廷獻李士美遊黃花山

深入黃花谷高臨玉女臺迎人千嶂出隨意一樽開寒露垂

瑤草秋風掃石苔子長航勝絕猨鳥莫相猜

秋興二首

山昏雲到地江白雨迷天鴻雁寒無奈芙蓉秋可憐旅懷須痛飲世事且高眠京國迷茫外空歌美女篇

地曠靡蕪老庭空蟋蟀寒山河秋瑟瑟風露夜漫漫白首誰同醉黃花祇自看吾生眞浪迹滄海一漁竿

古意

南國動幽思春洲擥綠芳九疑雲物夕帝女怨瀟湘華月照瑤瑟靈風吹綺裳那知浩調罷楚客立蒼茫

登城有感奉寄江甯王懷易

野風吹客袂感慨一登城孤鳥日邊没大河天外傾年華悲

杜甫世故老虞卿龍劒應相合雲霄無限情

春野

去郭蒼茫色鴉飛欲暮天青天一笻外白髪萬花前春事渾相惱人情好自憐踏歌時遣意平楚漫風煙

謁夏象峰閣老祠

獨愛于廷尉心期異代同政聲猶五馬天意竟三公祠枕寒溪上碑横夕照中歳時奔父老涕淚灑西風

送徐比部汝思使蜀中

何處看春色江城花鳥繁射洪一樽罷騷雅幾人存日下銅山靜雲連赤岸昏更憐陳正字零落獄中魂

送盧司業濬卿再赴南都

陽城復南去歲晚上吳船寒盡秣陵雪春浮揚子天一官心
自遠六代賦同傳何異碧山下蕭條著述年

夏夜同李太守應乾盧山人汝樞醉登郡閣

共坐前除松色幽月臨虛閣淡初秋涼風自可山人意清夜
堪從地主遊身後聲名吾且醉興來疏放老何求盧敖況是
非凡侶天外閒雲任去留

送顧汝修歸上海

千里飛霜葉下初知君回首憶鱸魚潮生瓜步移孤櫂路轉
吳松是舊廬海上白雲秋不斷天南明月夜何如梅花歲暮
應攀折驛使相逢有報書

秋暮書懷

木落風高萬壑哀山川縱目一登臺夕陽滿地漁樵散秋水連天鴻雁來白髮無情流歲月黃花有意照樽罍西園公子虛陳迹詞客於今說愛才

夜坐感懷寄徐文山

獨夜寒蛩鳴不休虛窗起坐憶南州山間薄霧來明月天送長風作冷秋華髮漸多驚老大壯懷無奈歎沈浮美人一別江關渺肯采芙蓉慰我愁

塞下曲

風起單于臺胡笳秋正哀彎月度沙磧不爲射鵰來

大梁懷古

策馬夷門道高城帶暮雲至今豪俠士猶說信陵君

曉訪馮員外汝言

野闊星稀明林空涼吹動一犬吠人來松窗破秋夢

怨歌行

長夜生寒晷落低琵琶別調爲誰傳君心無定如明月幾照樓東復轉西

梁有譽　十四首

有譽字公實廣州順德人嘉靖庚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有蘭汀存稿八卷

藝苑卮言梁公實詩如綠野山池煞雅勻適又如漢司隸衣冠令人隽美但非全盛儀物

歐大任嶺南部集公實居曹日無事博綜遂學多所譔著斂避權貴無所造謁袁州當國建安爲冢宰聞其才子計致門下遜謝不往謝病歸扃門吟哦罕通賓客修復粵山舊社招邀故人相與發憤千古之事作

咏樓十五詩社中人自以爲不及也

詩數公實於諸子最早成律尤温厚縝密但氣格微弱

國雅梁公實宗子相相繼中折若文獻方角觀而避世羅鸞既苞彩而閱刼梁之七言如天涯尺素經殘賦客壓分陰似小年雲暗故關聽斷角日沈殘壘見孤鴻吳楚地當瓜步折東南山擁秣陵高石樓積翠臨滄海鐵柱飛泉落紫虛候蟲聲起燈花落社燕巢空木葉疏宗佳句悉載卮言才情競秀已入開元二李妙乘

明詩選陳卧子曰公實儁才意趣沈實若假以年所詣當不止此宋轅文曰公實秀而能沈整而能健伍言古乃復有此度其品當在子相之上

列朝詩集公實少師事黃才伯通籍後始與王李結社其爲詩詞意婉約殊有風人之致王元美詩評序云梁牽易寶世好尤工齊梁近始幡然悔之蓋公實市人社卽移病去又捐館舍最早雖參預五子七子之列而于其叫囂則擬之習熏染猶未深也

靜志居詩話爾打古詩循選體五七律無叫囂之習四濱而下庶幾此人度越徐吳溪諸十倍

田按公實在比部與李王結七子社南歸修復粵山舊社與歐楨伯黎瑤石張更倡迭和公實菁雅約序

云夫文藝之於行業猶華榱之丹雘靜姝之綺縠先民代作併皆儁傑修翮未易徑後逸足詎能騁踐然延精至則木雖自飛凝神極則鳴蜩若掇誠能博覽銳思時修歲積或無恧歟儻情致有所屈而制述無恒栽極烘無知恣其點染管札不言任其揮毫強欲角逐藝苑何異執枯條以誇於鄧林斂蕪簡以鳴於洞野也觀其論述頗有齊梁人標致蘭竹一集在七子派中選詞儷事較爲新警又存詩不多覽之惟恐易盡若夫詞采旣炳而樹骨未遒斯乃天限之也

虞卿

列國亂無象說客競馳軼虞卿信豪舉躡蹻售奇術藉藉入趙來英風孰能匹高談析世紛衆辨欻如窒見齊功莫當攜秦慮何密始復雙璧酬終居一城逸誰悟論縱智詎悔歸梁失節高義相年書著窮愁日嗟哉濁世士狥時樹名實榮瑧朝享鼎機伏暮釜鑊何如舍之去名成功亦畢寄謝後世人

鑑觀存簡帙

于鱗子與子相元美過訪共懷謝山人茂秦 四首

三年臥燕市幾月隔漳河漢署詞人憶王門病客過乾坤信短褐歲序送酣歌他日盧敖杖嵩邱訪薜蘿

如何千載意不見一書過白日風騷短青山鬢髮催世情終汨沒賢達幾蒿萊狂憶羊何侶應登銅雀臺

宇宙何寥濶斯人竆至今交遊四海意去住百年心兔苑跡空在鹿門期可尋詞源甘討拙衰白况知音

把酒情猶昨風塵路渺漫交深任朝野名豈有饑寒花鳥愁邊賦山川亂後看西園幾遊眺景物豈長安

秋堂夜集

息心聊掩徑池竹澹孤清藥裹逢秋減詩篇惬夜評依樓寒
雁過燒燭候蟲鳴幽意惟君會煙霞莫負盟

新秋寄懷友人

相思歲華晚相望海雲深明月清山夢秋風白石吟軒窗倚
桂樹道路入楓林遙想梅花下翛然獨抱琴

遊羅浮阻風大唐田舍

曾聞漢鮑靚海上阻秋風我亦羅浮去飄飄煙雨中魚龍舟
子懼雞黍野人同暫憩茆簷下滄洲興不窮
海色莽空濶江郵何寂寥田家具燈火野客候風潮漫傍丹
楓宿應期黃鶴招如逢葛僊令知我狎漁樵
弁州山人四部稿公實與黎民表約遊羅浮山觀浴
海日出沒探句漏令丹鼎屬海颶作不可以舟乃止

宿田舍者三夕興益甚山木盡拔道爲徙而公實亦意盎賦詩而歸是時腸與疾中埃矣歸而疾大作遂不起年僅三十有六也

姑蘇懷古

看山幾日到吳中遊客登臨感慨同金虎跡荒靈氣滅水犀軍散霸圖空春歸茂苑烏啼月花落橫塘蟋怨風誰識倦遊心獨苦扁舟長憶五湖東

漢宮詞

雲帀蓬萊迎玉輦星連閣道閃朱旗仙娥引燭祈年夜內史催詞禮斗時赤雁新傳三殿曲青鸞多集萬年枝蕊宮別有歡娛處春色人間總未知

田按永陵好道方士多進房術陶世恩進小涵丹陶倣進九白兜肚香袍劉文彬進經驗仙丹王兆先進

百花酒以煉丹田申世文進天水生元丹高守中進三元丹陶仲文進先天丹鉛梁指甲進徽王敬論女癸鉛又參議顧可學進童男女溲所煉秋石皆房術也王弇州西苑宮詞只緣身作延年藥憔悴春風雨露中詞旨類露不如公寶漢宮詞蓮宮別有歡娛處春色人間總未知尤爲婉而多風也

厓門弔古

誰悟當年讖已真汴杭回首總成塵憤無何戢三千士死恨田横五百人海上乾坤春夢短厓前風雨客愁新貞魂若作䳒䳘去蕉嶺山頭哭萬巡

登黎氏山樓

苔逕雲泉松十尋風迴層巒自龍吟謝家蠟屐多詩興蘇嶺高人發嘯音樹色夾城春雨暗江光吞壁夕陽沈生涯卒歲渾疏懶鑿遂金莖思不禁

峽山飛來寺

碧流環黛𨷂琪樹隱珠宮佛影諸天近空香下界同懸峯吐日月古壁淡烟虹開鑿元神造飛樓欺鬼工雲屯山欲墜源靜水恒空勢倚乾維外形盤地軸東覺花常捧露忍草自含風寶筏連川迴金繩慧景融八平明淨業七滿表慈衷聽法趨仙女傳經侍海童日城虛不昧星刼運無窮塔湧青冥外輪浮色界中人寰三島近天路十洲通縈岫攢雕栱蓮崖映綺櫳冥搜情詎已遐覽意何雄儷洛殘靈蘊蘭人嘆轉蓬玉毫如可照於此脫塵蒙

宗臣十三首

臣字子相揚州興化人嘉靖癸丑進士除刑部主事

改吏部歷員外郎中出爲福建參議遷提學副使有

子相集十五卷

藝苑巵言宗子相如渥洼神駒日可千里未免蹶泆之累又如華山道士語語煙霞非人間事子相自閩中手一編遺余乃五七言近體予摘其佳句書之屏間雖沈侯宋王鈞之非皮生推浩然之秀不是過也其中聯寄贈于者如萬里蘇燕色秋風一夜深又一身詩作擬萬事酒相捐枕簟疏秋雨江山隔暮煙又金山一杜立滄海萬波隨又愁來失俯仰書去畏江山又屢書心盡折一字眼堪枯又袖中芳草爽相負馬首梅花春自憐孤負千家滄海成故人雙鬢薊門煙他作如開尊銷夜燭聽雨長春蔬又爾輩甘雲臥吾生豈陸沈又危情疏病後世事得愁先又青山移病遠白雁寄書輕又忽雨新楓橘如雲長蕨薇又江樹低從密溪流曲更分又雨氣千江入秋聲萬木多又日落中原紫天高北斗垂又夜立殘砧杵圖行人薜蘿又江平低雁翼潮落進漁竿又星河雙杵夕風雨七陵秋又戰伐乾坤色安危將相功又白雪孤調世黃金巧識人又種菊開新澗尋芝數落霞又生難看白髮死豈負青山又誰家羌笛吹明月無數梅花

落早春又愁邊鴈中原去眼底龍蛇長路多又銜泥匹馬時時立入座爽雲片片孤又絕壁蜚開風又雨色斷虹秋挂薜蘿長精言秀語高處可掩王孟下亦不失錢劉

詩藪宗子相以歌行自負雖超忽飛動而嘣決相半人多惜宗子早天未成余謂不然昌穀三十三仲默三十九年才與宗上下皆卓然名家何得以未成論

明詩選陳卧子曰子相意取秀逸不尙深思從此入者易流淺俗李舒章曰子相天姿明快好自矜宕其得意處儘得太白之粗者

列朝詩集子相詩元美稱其天才奇秀雄放橫厲又摘其佳句譜之屏間以爲上掩王孟下亦錢劉而其所就止於如此則子與德甫之倫爲可知矣

靜志居詩話子相詩才娟秀本以太白爲師跌宕自喜使其不遇王李充之不難與昌穀孫門伯仲自入七子之社習氣日深取材日窘撰體日弱殊務芙蓉蘇燕楊柳百篇一律詑未成家而天最可悅惜如對曹蜍李志有狐狸貓貉嗷盡之憂然猶愈徐吳之木偶土偶也

田按李子鱗初作詩操齊音以仄爲平有稱笑者郎齧舌血滴杯中吞之自是一變無復瀰膩宗子相與吳明卿論詩不勝覆酒盂嚙之裂歸而狂思竟日夕

至喀喀嘔血苦心吟事如此子相古體短篇時有合作長篇叫囂拉雜有聲虎不成之誚五七言律對句變幻故作矣兀氣脈不貫有傳句而鮮完篇五絕極有神韻七絕軒爽少絃外之音元美危言僅擇子相佳句可誚善匿其短子相卒後元美為作集序云宿瑕無疵又云以子相之詩足無憾於法乃往往屈法而倂其才頗有微辭又答吳明卿書云子相集序評隅不相假吾曹宜據實毋輕許使年少有以竊人此可謂是非之公不作英雄欺人語

湖上幽棲爲沈二丈賦

三五幽人踏月歸湖南湖北尋梅花相逢疑到赤松家中流一曲寒江笛吹落崑崙一片霞

山中夜坐

朔風亂掃江雲飛山人爲予開石扉一斗胡麻煮未熟散髮千峯歌采薇吳江楓落客已遠楚塞秋深鴻未歸明月墮地

白如水濕爾殿頭薜蘿衣

三月

三月忽云暮一年空見春不堪垂柳色似與客愁新慘淡時名棄迂疏長吏嗔淸江有歸鳥怪爾未歸人

寄元美

念爾行揺落何心堪寂寥遂風雙鬢短異路一身遥薜荔亂江雨魚龍犯夜潮廣陵明月好會聽玉人簫

出郊過陸子和草堂同太史李公文學顧丈

淸夜豈堪別長愁欲盡消梅花春未折叢桂賦還招白鷺暗驚棹靑藜危度橋月華散蘆荻寒思莽蕭蕭

憶弟

忽是青春別離堪白日移江山一弟𦰡鴻雁尺書稀湖上又
芳草淮南多桂枝池塘尊酒夜知爾重相思

顧一丈夜集

江上草堂開夕陽寒波十里郎滄浪西湖客到扁舟雨故國
鴻歸昨夜霜一別鬢殘胡馬後兩秋書隔楚雲長相逢斗酒
且沈醉莫負城頭孤月光

諸子夜集

鳴珮朝來散紫宮相逢意氣為誰雄一尊醉憶江湖上三月
春殘風雨中悄渴文園卧司馬題書禍石問寘鴻青山南北
吾將往肯向人間泣路窮

題畫

暮嶂遠含青春江空帶碧細埽風前花拋書枕蘿石

送吳山人

黃菊故人杯青山遊子路匹馬向垂楊回首燕雲暮

湖上

幽人夜不眠松下倚寒石秋月落江潭千里湛空碧

席上

溯雪不肯去客衣何處新尊前歌綠草愁殺薊門春

聞張山人在蕪湖懷之

采石磯頭秋雨晴蕪湖城外暮潮生美人只在江波上十里芙蓉愁月明

徐中行 八首

中行字子與長興人嘉靖庚戌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爲汀州知府改汝甯謫長蘆運判遷瑞州同知擢山東僉事改湖廣歷雲南參議福建副使參政按察使進江西布政使有天目先生集二十卷

藝苑巵言宗子相天才奇秀其詩以氣爲主務於勝人間有小瑕及遊本色者非恤也吳明卿才不勝宗而能求諧實境使首尾勻稱宮商諧律情實相配子相自謂勝吳戰已不戰屈矣徐子與斟酌二子頗得其中已是境地精思便達

滄溟集子與集中多不可易之聯不可得之語元美所云斟酌二子殊有一味乎斯言而曰精思便達似有子與所少十二子團營一軍吏領神機諸部匕劑相載聲聞百里此何故氣欲其實也精思非氣所爲乎子與積精蓄思一朝自至併其境地俱泯將毋元美明卿藝韡中原職志不淺

詩藪子與七律闊大雄整卓然名家惜少沈深之致品格在明卿左子相右

明詩選陳臥子曰子與雖規摹古哲而心慕手追嘗

在濟南李舒章曰子與秀爽精明如騂騮登道更無
蹇步

田按子與七律爽健于鱗稱其風雲一日卧龍來大
自氣格要不如北上蕭關太白高建業山青法署高
為雄駿也

吳給事謫豫章

淮陽漢揖客澤畔楚詞臣霄漢備容汝江湖且寄身寒濤千
里雪落日九江春試掃匡廬石青天賦隱淪

贈壺關李山人

箕潁逢高士山川未寂寥河流迴上党秋色近中條綠綺幽
蘭操濤尊叢桂招更聞秦女在雲外坐吹簫

初入滇關

蒼然平楚望云是古滇疆白日開南徼青天豁大荒河山猶

內地花木自殊方吹盡浮雲色雄風萬里長
田按詩天豁大荒非至滇境者不知其妙
山陵道中風雨
鼎湖曉散千峯雨黍谷春開萬壑冰閣道陰森盤樹杪宮牆
繚繞隔雲層東來海色迷元菟西望烽煙暗白登忽憶高皇
歌猛士大風蕭瑟起諸陵
答孫侍御秦中見懷之作
千里緘書報漢曹新傳使節在臨洮西通大宛飛黃入北上
蕭關太白高沙死春深饒苜蓿柏臺秋晚醉葡萄誰知侍從
回中後更有詞臣賦綵毫
送莫廷尉之任南都

繡斧風塵十載勞寵行新賜漢宮袍廣陵濤白仙帆遠建業山青法署高氣色兩都桓典馬功名萬里呂虔刀六朝芳草猶堪賦翰苑爭傳舊綵毫

盤江驛舍阻雨寄汪惟一

天涯益部常多雨路出盤江毒轉淫春早蟄龍蒸赤水夜深山鬼嘯青林誰憐道遠裝孥累寬恐衰年瘴癘侵吹笛哀笳應好在懷余堪利武谿吟

寄題匡南宗侯來爽臺

漢室王孫鄴下才匡廬高倚讀書臺雄風忽自披襟起爽氣遙從拄笏來池上芙蓉明染翰園中修竹選銜杯樹藹更有浮邱伯笙鶴翩翩江上迴

問君漂泊意何如海內兵戈滯卜居鄴下爭傳王粲賦燕關更射魯連書不知鬢髮年來短只怪交遊病後疏意氣看君逾玩世王門肯復曳長裾

元夕武將軍宅觀燈

寂寞高齋日據牀興來猶入冠軍堂共言良夜千金擲況有華燈七寶裝月捧鼇山懸綺席星隨火樹撲雕梁停歌忽憶長安事太乙祠宮在未央

題郯太史祠太史蜀人名智

梁獄鄒陽解上書一官流傍海雲居虎將彩筆干霄漢無復青藜照石渠賦鵩湘南年並少頌鱣門下客全疏荒祠斷碣蠻煙裏落日楓林黯不舒

碙洲弔古

一旅南巡瘴海邊孤舟叢樾繫樓船從容卷土天難定急難蒙塵地屢遷丹鳳未傳行在所黃龍虛兆改元年當時血戰潮痕在常使英雄涕泫然

抵畢節

九驛途窮役未停荒城客到雨冥冥銅符扼險依三蜀鐵柱臨關鎖七星虛擬輶軒能問俗且隨豈冠一傳經攬衣空館微吟好郭外羣峯繞案青

過層臺驛

野潦奔鳴石徑斜疏林殘日見田家瀰離半護功王竹籬隔新移望帝花荒徼萬山通蜀道遠人重譯問京華鄉音斷絕

愁如夢何處風高無暮笳

過白崖驛

箐林幽[illegible]石巃嵸朶日馳驅轍未窮驛道久通滇蜀使居人

猶雜漢夷風崖間板屋依雲架壑外芒山入雨空赤水霄辭

三峽遠雙魚爲寄楚江東

田按明卿入黔諸詩有新色

過鄴郡謝茂秦

幾渡漳河不見君半生消息旅中聞談詩夢老燕山月鼓鋏

歌殘雁塞雲四壁琴書留慘澹諸王恩禮罷殷勤誰移一片

韓陵石爲汝重題處士墳

與子畏談後有感寄徐使君

汝潁十萬戶徐侯挽不來一春沙草色荒殺景東臺

上新河

莫問前朝事但看江上臺平明拾翠去薄暮踏歌回